



赵菱

《大水》袭来

一场大水袭来，对生活在黄河南岸豫东平原上那个名叫黄凤园村庄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和惨烈的生与死的考验。所幸的是，兰儿的爷爷带领的黄凤园的老老少少，这些“学过百灵叫，听过黄河哭”的黄河儿女和黄凤园的子孙，没有被滔滔大水所吓倒，他们一次次从浑浊的汪洋中站起来，在世代代苦恋的乡土上重建家园，继续脚踏实地地过着日子，昂着头去迎接新的命运的挑战。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百折不挠、永不屈服、虽饱受挫折却不断浴火重生、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意志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长篇小说《大水》的完成，对于一直习惯于以自己最为熟悉的当下青春故事为写作题材的赵菱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严峻的、高难度的创作考验？这部小说与赵菱以往的创作几乎完全不同。倒不是说《大水》里的生活是赵菱所不熟悉的，至少是她不曾经历过的。大水发生的年代里的许多生活细节与人物命运，也与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心理状态，与赵菱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积累，都相去甚远。这些都是赵菱面临的难度与挑战。

结果倒是应验了我在谈论她的青春小说时，曾引用过的那句古诗：“风波不信菱枝弱，风撼她的祖辈乡亲，像她的爷爷奶奶给她讲述过的黄凤园的人们一样，无所畏惧，以一支纤笔，去直面和挑战这场“大水”。她调动起了自己全部的回忆与想象，也动用了自己全部的乡土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投入到了这部作品之中。最终，她赢得了胜利。《大水》从参评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的众多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作家创作奖”。

《大水》可视为赵菱的“转型”之作，也是她个人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经此“大水”洗礼，她就像罗曼·罗兰笔下的克利斯朵夫，在逆境中渡过了自己的大河。

是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永远是在穿越一份没有尽头的孤独，作家是旅人、摆渡者和水上的舟楫，同时也是茫茫大水本身。《大水》里的爷爷在大水来去之际，可以凭着自己的善良、坚韧和智慧，造一艘渡人，赵菱也是汪洋大水中的“摆渡者”，既渡人，也渡己，一同走向厚实、开阔与明亮的彼岸。

中国乡村的命运故事

说《大水》是一部图景开阔、分

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永远是在穿越一份没有尽头的孤独，作家是旅人、摆渡者和水上的舟楫，同时也是茫茫大水本身。

赵菱：一支纤笔，挑战一场茫茫《大水》

■徐 鲁

量厚重的小说，除了它所展开的发生在过去年代里的中国乡村沉重的命运故事、丰盈的乡土风情画卷，还在于小说里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活的人物形象。

一组人物形象是以兰儿爷爷为代表的、生活在黄凤园的成年人，其中最丰满、最感人的形象就是爷爷。

爷爷是黄凤园村的灵魂和主心骨，也是全村人最尊敬的长者，家家户户的欢乐和悲欢都牵系在他的心上。爷爷勤劳善良、救弱济贫、乐善好施，面对肆虐的大水给黄凤园的人们和牲畜带来的伤害，尤其是看到七巧一家忍着痛背井离乡，要到外乡去谋生，爷爷虽然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却仍然无法挽留他们。这时候，平时总是十分坚强的爷爷，也禁不住老泪纵横，望着昏黄的天空叹息道：“老天爷啊，你睁开眼看看我们黄凤园的人吧，把水收回去吧，给黄凤园的人留一条活路！”

在爷爷身上，也体现着黄凤园人坚强的生活勇气与丰富、豁达的生活智慧。比如，对兰儿爹救回的那个孩子宝童，爷爷一直在留心打听，希望尽早找到他失散的家人。小说里写道：“爷爷想，紫桑树结紫桑葚，白桑葚结白桑葚，哪一棵树上的果子和哪一棵树亲！只要自己还活着，就慢慢地帮宝童找吧，虽然舍不得这孩子，但让他回到自己的果树上，他这颗果子才能长得更大更甜。”后来，宝童果然和亲人团聚，回到了自己的果树上。这样的细节，小说里处处可见，可谓丰满而传神。

作家也不断地通过一些言行细节，表现爷爷对自己乡土的忠诚与热爱。爷爷提出要在村边打寨墙，好阻挡大水来袭，有的村民没有信心，默不作声。这时，爷爷铿锵有力地讲了一番话：“黄凤园是咱们的家啊，是咱们自小就在这里扎根生活，一手水一脚泥种出庄稼来的地方！……不管水灾多可怕，咱们都要扛过去，保住咱们的家。”

第一次打的寨墙，没能挡住汹涌的大水，有一段寨墙被大水冲垮了。但是，“爷爷望着寨墙，像铜铁铸打的一般，满是坚毅之色”。别人都不打寨墙了，年老的爷爷却不肯放弃，爷爷说：“……接着打吧。一年不成，两年打。两年打不成，三年打。我老了，你们这些孩子还会长成为有力气的人，咱们接着打，直到有一天把寨墙打成……”最终，滔滔大水，果然被爷爷带领家人、带领黄凤园的老老少少打起的寨墙给征服了。大水退去，黄凤园巍然屹立在大地之上。

除了爷爷，还有精明能干的彩升旗，心地善良的姥爷，牙尖嘴利的辣椒花婶，心灵手巧的风姑娘，热热心肠的好彩婶，少言寡语

的七巧爹等，虽然墨墨轻重不一，但个个形象都比较鲜明和立体。而且从这些乡土人物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作者对他们的爱与知。

作为一部儿童小说，作品里的另一组人物，就是以主人公兰儿为代表的、生活在黄凤园村的孩子们的形象。除了兰儿，还有石生、绿儿、马上去，以及从大水中漂来的宝童，以及兰儿的两个姐姐荷儿、梨儿等。

因为爷爷言传身教的影响，在兰儿身上，也能看到爷爷传下来的种种美德，看到爷爷善良、乐观、坚强的那一面。比如，当小伙伴七巧红着脸告诉兰儿说：“我家的房屋倒塌了，以后不知道要住哪里去。我养的猪也被压死了……”兰儿马上说：“别难受了，等大水下去了，咱们再去买一只小猪娃。”然后又用爷爷的话安慰七巧，“……只要还活着，以后什么都会有。你别怕，我爷爷的办法多，有他帮忙想办法，什么都不用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爷爷用苍凉、深沉的嗓音唱过了他最喜爱的那首民歌：“千顷地，良田多，不姓一个黄凤园……”，兰儿听得入了神，“那一瞬间，她觉得世界上不管什么地方也比不上自己的家乡黄凤园好，那一块块金黄的麦田，一片片高大挺拔的绿高粱地，一棵棵盛开着洁白花朵的棉花，此刻在她眼前像彩虹般地闪烁着，使她内心对这片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热爱。”

随着兰儿的成长，她小小的心里也在茁壮地生长着对生活的勇气与希望。她不仅学会了爷爷经常唱的那首“千顷地，良田多，不姓一个黄凤园”，她还渐渐明白了那个朴实而明亮的生存道理：“人生活在天地之中，哪能不遭受一两个欺负呢？”这一年，爷爷去世了，这一年又会变好了！这里写的是小姑娘兰儿的感受，又何尝不是作者在抒写着自己对童年乡土的回忆与热爱？

兰儿心地善良，是饱经风霜的爷爷和多次多难的黄凤园大地哺育着她纯朴的灵性和智慧。作者在写兰儿这个人的时候，想必也在写着她童年时代的样子。如写到石生不顾安危冲进大水里，救出了老姥爷像儿子一样疼爱的那只小羊，这时候，在情窦初开的兰儿心里，对青梅竹马的生死相依约有了属于小姑娘的朦朦胧胧的东西。但作者没有过去去渲染这个美好的瞬间，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兰儿轻轻抿嘴一笑。她高高地趴在爹的背上，从她那双望下去，看到石生是冲着她的一个人类的。”把两个纯真的小伙伴的心灵状态写得细致入微，活

活现，果然是“处处透出生命的丰饶、坚韧和温暖”。

小男孩石生，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性格鲜明的形象，让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小闰土。在石生身上，也折射着爷爷的美德和黄凤园良好村风的光芒。他一定是将来的黄凤园村新一代的像爷爷一样的人物。石生言语不多，但有自己隐藏的心事，心地善良又明亮。

让儿童小说走向丰饶

一部厚实、开阔、丰饶的小说，一定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文学含量。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被誉为“大百科全书式”或“小百科全书式”的杰作，莫不如此。赵菱写《大水》，对黄河岸边、豫东平原上的人情、风物、习俗、方言、手艺、时令、物候、饮食、乡谚、歌谣、民间传说等等，都下了不少工夫。有了这些丰富的细节，她才能凭着散文的笔调而支撑起韵味悠长、引人入胜的叙事。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黄凤园的集市风情：“集上热闹得很，有馒头铺，布庄，鲜鱼行，金银首饰店，摆着红铜大茶壶的茶摊，祖传的用炭火支起的卤肉锅子，卖鸡鸭的，卖鲜藕的，卖木器的，剃头的，补锅的，测字的，算命的，在街上挤挤挨挨。吆喝声，叫卖声响亮震天。”写得真地道，那个“鸡鸭用”用得特别准确。我想，有过乡村集市记忆的人，都能认同这段描写是准确而生动的。

她写时令和农作物种植，“田野里四月种高粱，五月种玉米，七月种棉花，九月种油菜，十月种麦子”，也很准确。她这样描写春天的田野上，开始返青、拔节的麦苗：“先是像一朵绿色的花一样，匍匐着地面生长，麦叶向四面张开。接着，麦苗长高了，长到手指长，长到筷子长，渐渐地长到人的膝盖那么高，一天一天地抽出翠绿的麦穗来了。”这时候，“孩子们撒着欢儿地在田野里奔跑”，“土壤柔软得像新煮出来的豌豆糕，一脚踏下去，带着青草香的泥土味就冒了出来”。没有亲身经历和体验，难以写得这么生动又准确。在田野上长大的孩子，对这种感受都不会感到陌生。

一些独特的乡土生存经验和生活智慧，也写得地道、真切。例如，兰儿爹在大水里救起了一个冻得浑身冰凉的孩子，大家都赶紧抱柴火生火，想给他烤烤，但老姥爷马上制止说：“可不能烤啊，水淹的孩子只能暖，不能烤。”

写到十月里大水退了，大地干了，地上全是三根手指宽的裂缝，人一走上去，脚会深深陷进去。这时候，爷爷和庄稼人，都会在脚底下绑上木板，去田地里播种。怎么播种呢？小说里写道：“爷爷把麦种撒在田野里，然后用扫帚把麦粒轻轻扫到裂缝里。田



安徒生奖得主 欧尼可夫印象记

■李江华



欧尼可夫

野上满是脚底绑着两块薄薄木板的庄稼人，一片沙沙的扫帚声”。这样的细节，来自真实的生活观察和积累。

根据人物和故事需要，小说里不时地会出现一些乡谚、俗语、民谣、民间传说等，作者也是得心应手，不仅生动地呈现了黄凤园人的生活智慧，同时也使作品细节更为丰富多姿。例如，天像是要下大雨了，二姐梨儿对兰儿说：“兰儿，你看，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淋死鸡；云往南，水漂船；云往北，瓦碴晒成灰。这会儿云彩都发疯似的往南跑，真要大雨了！”这个“瓦碴”也是典型的豫东方言。还有爷爷喜欢唱的民间大鼓书《小黑驴》《五鼠闹东京》《刘公案》，兰儿喜欢唱的《十二月睡娘》《过年歌》，行云流水一般，为整个叙事增加了文化的韵味。

作者也擅长写家乡的吃食。写风姑姑手脚麻利地做草炉烧饼；老姥爷的秘制卤肉；还有各种各样的蒸馍、蒸枣山，吃立夏馍；还有蒸猪头、腌窝子……写得活色生香。

黄河的河滩上，如果不发大水，一到春天，遍地都是青绿的野菜、野荠菜、羊蹄子棵、凉面条子棵等，还有拔浪鼓花、绿窝窝草、菜芽……也许，这都是作者童年时亲手吃过、吃过的野菜，或亲近过的田野植物。一旦大水来了，被淹没的田野就会变得一片萧条和寂寞，尤其是到了夜晚。

《立夏》那一章篇幅不大，虽然意在刻画人物，但也尽显了作者干净笔调、韵味悠长的散文风格的叙事笔调。爷爷带着兰儿来到黄凤园，收割一小片成熟的麦子。爷爷俩走到那片高高的麦子旁，爷爷双手合十，默默地、庄重地冲着麦地作揖，兰儿也跟着爷爷一起作揖。爷爷说完了感恩苍天大地的话，然后开始收割。小说里这样写道：

他们安静地割完了那片麦子。爷爷割了两根长长的芦苇，把麦穗捆成两捆，一捆大的，一捆小的，他先把小的麦穗捆放到兰儿背上，然后弯着腰背上一捆大的麦穗捆，说：“走吧，兰儿，回家。”

夕阳映照在兰儿和爷爷背着的麦穗捆上，闪出耀眼的光芒。写得真是好！文笔从容不迫，而又干净利落。有沈从文小说的抒情笔意，又有孙犁小说的清新和清扬之美。

据说，一个作家“报复”评论家的唯一方式，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书写得更好，让作品写得更精彩，使那些评论家的感觉和论断站不住脚。

大水来去，大地永存。大河横渡，天宽地阔。谁也无法猜想，赵菱的下一部作品，将是怎样一片辽阔大水。

消费主义时代，童年的“异化”与出路

■李学斌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赵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88.00元

在现代童年文化语境下，童年逐渐从一个审美文化符号转变成消费社会的重要资本符号，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童年文化现象。

基于此，论著深入剖析了消费社会裹挟、侵蚀童年和童年文化并造成当代童年危机的多种现象，指出其根源一方面在于童年“纯真”的物质化、庸俗化和消极化；另一方面，则源于现代童年审美经济借童年文化制造出消费乌托邦假象，并诱导、蛊惑、推动童年文化审美价值让位于消费文化资本需求……由此，论者发出诘问：在消费吞噬童年的时代，我们能为童年做些什么？在消费吞噬童年的时代，童年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作者明确指出，在前消费社会，童年作为审美文化符号，其意义不仅在于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承载了现代文明精神，被寄寓了独特的审美乌托邦内涵。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童年逐渐从一个审美文化符号转变为消费社会的重要资本符号，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童年文化现象。消费主义思潮之于童年审美文化可谓“双刃剑”——在推动童年文化广为传播的同时，也因其日渐资本化、商业化和消费化而陷入精神流失的窘境。

论著先以“纯真”和“自由”两个童年诗学范畴为例，就当代社会的童年文化消费展开现象分析

和批判，从中解析消费文化视野下童年“纯真”和“自由”的巨大符号价值。由此揭示在消费经济逻辑框架内，童年的“纯真”和“自由”精神不可避免将遭遇物化，其超越性、审美精神也将逐渐沦为庸俗的商业精神。在“童年体验”消费层面，尽管“游戏体验”和“权力体验”作为两种重要审美体验，让儿童从中获得了自我身份意义与价值的精神确定，但当前童年体验消费却无可抑制地陷入了感官化、表象化、碎片化的庸俗主义沼泽。其集中表现就是以虚饰、浮夸的童年快乐取消了童年时间，同时也取消了童年的丰富体验、美好记忆。

作者基于童年社会学视角，探究消费社会语境下“童年消逝”文化危机的根源。论者认为，“童年的消逝”不是现代童年概念的消失，而是童年文化精神的消亡。由此，论著提出了童年文化命运的思考：一是通过促进现实童年的审美化生存，寻求童年现实自身的一种充实、生动的实现；二、借助于童年审美范畴对于个体生存以及文化反思的意义，经由童年来促进行和文化的审美回归。

作为目前国内仅见的童年文化消费审美研究专著，《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视野开阔，论据有据。论述中，作者从文化学、消费学角度，清晰而深入地阐释了消费社会与童年文化的内在关联。比如，在论述消费社会对童年文化影响时，著者不仅从人类学视野考察并梳理了童年文化的丰富野貌、形态，清晰呈现出时代、环境、童年观等因素对童年文化的多方面影响，而且还从现代性与艺术

维度阐释并挖掘了现代童年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精神，这就为下文分析消费文化裹挟并侵蚀、消解童年奠定了论述基础。

论著首先从对童年文化发展史的梳理开始，探讨童年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建构进程，以及消费经济、消费逻辑对当代童年文化命运，尤其是童年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接下来，论著从“童年精神”“童年体验”“童年身体”三个层面针对当下童年文化消费现象展开分层研究，将消费主义社会思潮对于童年文化的侵蚀与消解、学术揭示出来。这就让当代社会消费主义背景下的童年文化危机愈加触目惊心。最后，针对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童年消逝”现象，以及由此衍生的当

代文化问题，作者又从审美视角准确切入并提供整体解析思路。

作为童年文化研究领域的新锐学者，赵霞博士在这部专论中显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研究积累。具体说，就是融合了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童年史、消费学、童年诗学、文化传播学等多学科维度和研究方法，将现代童年的观念诞生背景以及童年文化建构的多种影响因素剖析得深入而又透彻，体现出学养的饱满与学理的缜密。

当然，鉴于国内童年文化研究起步晚、实证少、资料缺等因素制约，论著也显出了某种局限。比如，整体研究形态纯粹理论化，语体选择偏“学院式”，事实印证和案例融合相对较少；“游戏精神”等议题的阐释多以观点解析为主，文本辨析和论据的建构有所不足。此外，论者对中国本土童年文化存在、文化趋向及其内在逻辑的针对性论述似乎也略少了一些。所有这些，都让许多新见的提出稍显理论推演色彩。当然，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为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童年消费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预留了学术生长空间。

对正处于拓荒期的中国童年消费文化研究而言，该著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的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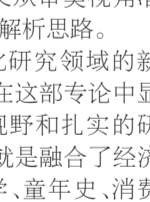
赵霞

作为童年文化审美研究专论，赵霞博士的《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称得上是一部标志性著作。论著秉承并参照童年文化审美精神，对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进行综合考察和案例分析，旨在揭示当代童年文化现象根由，探求当代童年文化建构路径。立足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之当代语境，著者对“童年消费文化”的审美聚焦与深度透视意义不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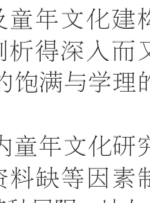
诚如论著所述，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消费主义文化潮流在凸显儿童主体性同时，也将作为审美文化符号的童年变成了消费对象。更有甚者，消费主义对童年文化的消费早已越过商品的物质边界，分阶段、有预谋地侵入童年文化领域，潜滋暗长、四处蔓延，隐逸在童年文化现象背后，弥散于童年文化精神之中。也正是这种不加区隔的儿童自娱性消费与成人猎奇性消费，借助光影声电、网络、数字等新媒体技术的推波助澜，形成了热浪滚滚的消费狂欢，在将童年文化商品化同时，搁置并削平了童年文化应有的意蕴深度，还于不知不觉中侵蚀、消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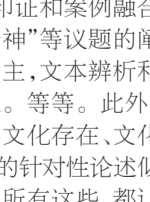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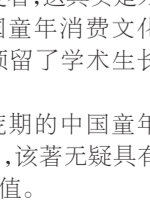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